

• 理论研究 •

徽派朴学对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的影响^{*}

洪靖 谭辉 王永培 王键[#]
(安徽中医药大学 安徽 230012)

摘要: 徽派朴学是古徽州地区兴起的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派,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则是起源于古徽州地区特征鲜明、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医学流派。徽派朴学从兴起到鼎盛与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五大学说”的形成发展在时间上、空间上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二者也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即经世致用、济世救民。固本培元派在形成及发展中受到了徽派朴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固本培元派医家正是秉承着徽派朴学家求是求真的态度,才阐发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丰富了中医学的理论,给后世医家以深刻的思想启迪。

关键词: 新安医学; 固本培元派; 徽派朴学; 学术传承

中图分类号: R2-09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18.08.001

Impact of Huipai Puxue on Guben Peiyuan school of Xin'an medicine^{*}

Hong Jing, Tan Hui, Wang Yongpei, Wang Jian[#]

(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hui 230012, China)

Abstract: Huipai Puxue (HPPX, Hui School of Ancient Textual Research) was a regional school of sinology developed in ancient Huizhou while Guben Peiyuan (GBPY, consolidating vital base and supplementing primordial qi) was a medical branch of Xin'an branch with distinct feature, long history and powerful academic impact. The two schools originated from the same geographic lo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HPPX coincided with the emergence of "five basic theories" in GBPY. The two schools also shared the same vision of transforming academic theories into clinical practices. This paper proposed it was HPPX that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GBPY School. TCM practitioners of GBPY school were inspired by HPPX to persist in pursuing truth, and developing theories to enrich TCM theories and enlighten TCM practitioners in the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Xin'an medicine; school of consolidating vital base and supplementing primordial qi; Hui school of textual research; academic inheritance

作为扎根于徽文化沃土里的地域性综合性医学,新安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中文化底蕴深厚、流派色彩明显、学术成就突出、历史影响深远的重要学术分支之一,固本培元派正是新安医学中一支特征鲜明、历史悠久、影响巨大的医学流派。从汪机“营卫一气说”、孙一奎“命门动气说”、罗周彦“元阴元阳

说”始,拉开了固本培元派的帷幕;再到吴澄的“外损致虚说”、汪绂的“补必兼泻说”,不断扩大着固本培元派的内涵和外延。其后,众多的新安世医家族链加入这一阵容,并在各自的临床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温补培元之诊疗纲要,逐渐形成以固本培元为学术主张,以温养气血、培补脾肾元气为治法,临

洪靖,男,在读本科生

[#] 通信作者: 王键,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新安医学及其治则治法, E-mail: wangjian6301@163.com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No. 81603523),新安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No. 2018xayx15),安徽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No. 20181119)

Young Scientists Fund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81603523), The Open Fund for Key Laboratory of Xin'an Medicine,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 2018xayx15), Anhui Provincial Under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gram (No. 20181119)

床善用人参、白术、黄芪或合干姜、附子共用的庞大医家团体^[1]。固本培元派从起源到壮大再到多元化的发展,历经400余年,不仅给徽州地区的众多医家以深刻启发,而且其学术思想逐渐传到江浙一带,亦给江浙医家以启迪。

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中具有普遍规律的科学,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导^[2]。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发展壮大原因有二,一是宋明部分医家不明虚实,不辨寒热,用药过于寒凉,“专事苦寒以伐真阳”,迭经失治误治,遂成危候重候,需以固本培元之法才能起沉痾痼疾;二即是受到徽派朴学思想的影响,注意训诂考据,从中医经典中阐发新的学说。新安程朱理学历经400余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凋零、没落。众多理学人物不敢稍越朱子之学雷池一步,对一字一义斤斤计较,却毫无新的思想创新,使得程朱理学支离破碎。徽州人士方回、程大位、金瑶、吴元满等人有感于此,遂开徽派朴学(又称训诂考据学)之先河,求真务实,注重考据,清中期江永、戴震、汪绂等人力矫宋明学术之弊,以“求是”为宗旨,解经从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使徽派朴学焕然一新^[3]。清末民国时期,时局动荡,西方自然科学涌入中国,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徽派朴学因之渐渐衰落。梁启超给予徽派朴学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中国四大学术思潮之一,“凡‘时代’皆非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之后,确能成为时代之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据学,四者而已”^[4]^[12]。和其他思潮一样,徽派朴学思想也有一个发展历程,从兴起到鼎盛再至淡出,其中贯穿着固本培元派的起源和壮大,文章试探析如下,敬请同道批评指正。

1 徽派朴学的兴起,固本培元派的起源

明代中后期,朝纲混乱,奸佞乱命,宦官中人多投身于党争之中,无心读书治学,阉党与东林党之争为明代灭亡负有主要责任^[5]。众多杰出学者对社会的重大变革进行了反思,对理学末流束书不观、侈谈义理、空疏误国的学风给予否定。以徽州人方回、吴元满等人为首治学不空谈,考据有理,开创了徽派朴学质朴严谨的治学读书新风气,并将这种注重考证的精神广泛应用到音韵、训诂、哲学、天文、历算和地舆等各个学科。他们实事求是,从经文入手,以追求圣人之道为终极目标,徽派朴学作为独立的学术思想登上历史的舞台。徽派朴学的治学虽以小学为

根底,但其善于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综合考证,将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医理等知识有机地统一起来运用到具体问题的考证中去^[6],一个具有丰富理论支撑的流派自此起源。

在医学上,受尊经复古及正名考据的朴学研究风气影响,中医经典《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及《神农本草经》被尊为金科玉律,在清代,“言医必崇《内》《难》,治病必遵仲景”^[7]。自金元时期起,刘河间为了纠正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滥用香燥之弊,认为“六气皆从火化”,若过用香燥之品,使热势鸱张,因此用药风格多以寒凉为主。其门人朱丹溪提出“阳常不足,阴常有余”,更是强调滋阴降火之治法,后世医家不解其意,临证妄投寒凉,徒戕害正气,而成新弊。为纠正这一现象,新安医家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求真求是,注重考证,深入研究《内》《难》《伤寒》等经典,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学说,拉开了固本培元学术流派的序幕。笔者试以汪机“营卫一气说”、孙一奎“命门动气说”、罗周彦“元阴元阳说”探讨如下。

汪机首创“营卫一气说”,并在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参芪并用”的临床治疗思路^[8]。徽派朴学发源于古徽州地区,汪机为徽州祁门人,虽无直接史料证明汪氏受到徽派朴学的影响,但徽州的文风自古自由开放,汪氏《医学原理·自序》所述,“余幼习举子业,寄名邑痒”,因此作为儒生的汪氏受到新思潮的冲击自是理所当然。汪氏的学说力求经世致用,为扭转执用寒凉、力避温补的时弊,乃作《营卫论》一篇,尽管全文不足2000字,但其中已透露出汪氏对营卫、阴阳、气血的独特理解,以及对参芪气血双补的临证感悟。汪氏极其崇尚中医经典,常从《内经》中阐发医理。《灵枢·营卫生会》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阴阳相贯,如环无端”,汪氏深谙此理,并以日月关系为例阐述营卫之间的关系,“分而言之,日为阳,月为阴。合而言之,月虽阴,而不禀日之阳,则不能光照而运作矣……故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同一气也”,认为营卫同源,两者相互依存,“卫气营气皆为一气,两者相对而言,卫气属阳,营气属阴”。对于朱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思想,汪氏引用《素问·痹论篇》中“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慄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一段加以解释,阳有余是针对卫气而言,因此卫常有余,无待于补。营气相对卫气而言属阴,各种疾病都有可能伤

及阴气,故营常不足,必待于补。但是营非纯阴,营气之中兼有气血,也可以分阴、阳,补营具有补气补血的双重价值,从而将朱丹溪滋阴说引向补营气,补营即是固本培元。在治疗中,汪氏多用人参、黄芪,认为“参芪补气,亦补营之气,补营之气即补营也,补营即补阴”,参芪气温,可以补气(营中之气);参芪味甘,甘能生血(营中之血),因此参芪有补气补血的多重疗效,这些都是新思潮经世致用的体现。至此,固本培元派的雏形基本出现。

固本培元派一位承上启下的医家当为孙一奎,“命门动气说”是其一生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精华。孙氏为汪机学生,亦是新安地区杰出儒生,孙氏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引申到医学领域,并加以演绎,说明人体生命形成的四个过程。《医旨绪余》曰“盖人体以气化而成形者,即阴阳而言之。夫二五真精,结合而凝……名曰动气,又曰元气。”气化的根本在于元气,元气“动”的一面就是肾间动气,为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元气“静”的一面,则化为两肾。孙氏强调“动”的因素,故又将元气称为“动气”^[9]。《难经》认为“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孙氏通过仔细考证,认真推论,提出异议,动摇了“命门”位置的千古成见,孙氏认为“命门”的位置在两肾俞中间“命门穴”处,“命门”是两肾间动气,是一种生生不息、造化之枢机。孙氏在临证中将疾病产生的原因多责于下元不足,三焦相火衰微。多以扶阳抑阴为治则,以温培下元为主要治法,遣方用药上多用人参、黄芪合附子、肉桂、干姜,阳动则生身,是生命的根本动力。孙氏将固本培元之思路从脾胃元气扩展到命门元气,充实并完善了固本培元之学说,给后世医家以重要启迪,是中医史上一次伟大的创新,这与徽派朴学注意考据的特点息息相关。至此,固本培元派初步形成。

明代中后期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固本培元医家当属罗周彦,罗氏将其一生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总结成《医宗粹言》一书,创“元阴元阳说”,首次以元阴元阳细分元气,并具体指导疾病的辨证、立法、遣方、用药^[10]。《医宗粹言》开篇即有《元气论》两卷,认为元气乃人之根本,罗氏突破《内经》对元气理论的认识,第一次将元气分为元阴、元阳,并“置先天后天之辨”,先天元气禀承于父母,藏于肾和命门,后天元气起源于“受生之初”,藏于脾胃。先天无形元阴即藏于左肾之肾水,先天无形元阳即藏于右肾命门之命火。后天元气化生营血卫气,后天有形元阴为营血之母,后天有形元阳为卫气之母。

《素问·刺法论篇》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举痛论篇》又云“百病生于气”,罗氏校注认为“元气空虚致生百病”。罗氏在临证中,论治诸病总以先天后天元气之亏虚为根本,以4个基本方临证加减。先天无形元阴不足,宜用补水益元汤;先天无形元阳不足,宜用益火复真汤;后天有形元阴不足,宜用滋阴益元汤;后天有形元阳不足,宜用益元冲和汤。罗氏用药从人参、黄芪、白术、干姜温补培元扩展到用当归、白芍、沙参、麦冬、熟地黄滋阴养元的范畴,使得补益元气方法更加多元化。至此,固本培元派基本形成。

综上所述,固本培元派的起源方式与徽派朴学早期形成的方式相类相从。正是徽派朴学训诂考证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医学界掀起波澜,使得新安医学界对河间学派寒凉用法怀疑、对经典著作深入考据,固本培元派自此登上了医学史的舞台,并且逐步规范、完善,为新安医家临证拓展了新思路。

2 徽派朴学的鼎盛,固本培元派的壮大

清代少数民族入关主政,为巩固政权,推行高压的民族政策。在思想上,康熙乾三朝迭兴文字狱,士人们只要对清代政权稍微有所不满,必然招致残酷压迫。在此环境下,徽州士人们在做官之外转移目标,将毕生的精力花费在古代典籍的整理和注释上。梁启超认为“凡是当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雍乾学者专务注释古典,也许是被这种环境所构成的”^{[4]22}。一大批学者如江永、戴震、程瑶田、王引之等不仅继承了早期徽派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成就,而且进行了创新,如戴震提出了“气一元论”,戴震的思想被梁启超称为“八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革命”^[11]。他们继续扛起复兴汉学的旗帜,大力提倡汉代经学对经典注释、训诂的学习方式,因而徽派朴学在清代中期达到鼎盛。

在这样一种学术思想氛围引领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文献考据运动在徽州地区展开,并向医学文献渗透。徽派朴学治学方法的引进,更重要的是,同时引进了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和谨小慎微的治学理念。朴学家们发挥其娴熟训诂、通达经史、考据精详、引证确切的优势和功底,坚持言必有据,由字以通词、由词以达义的治学途径,为正确地探求医理奠定了扎实的文理考证基础^[12]。新安医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具体的医学专业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和阐述,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出版了一系列具有固本培元思想之书籍,如吴澄的《不居集》、程文囿的

《医述》、吴楚的《医验录》、汪文琦的《杂症会心录》以及汪绂的《医林纂要探源》等。这些著述扩大了固本培元的外延,从温补培阳到滋阴理阴,再到寓补于泻,众多新安医家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学说,这些学说冲破既有的固本培元派的藩篱,使得固本培元的内容不断被丰富。清代中晚期,固本培元派渐入成熟,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外损致虚说”和“补必兼泻说”,文章试论述如下。

“外损致虚说”为后世治疗虚损疾病提供了新思路,也扩大了固本培元派的运用方向。世医认为虚损之证,为内伤疾病独有,但吴澄追本溯源提出“虚损一症,不独内伤,而外感者亦有之矣”,世医拘泥于内伤和久虚成损,专用滋阴降火治法,更虚其所虚,损其所损。吴氏将六淫、痰、积、食、郁、失血、酒伤、外虫等外因所伤,日久不愈而致虚劳,皆归于外损,“缠绵日久,渐及内伤,变成外损”。提出治疗虚损之要在于脾胃,“而所赖以无恐者胃气也”。《不居集》云“古方理脾胃,多胃中之阳,而不及脾中之阴”,因此吴氏认为“脾虚有阴阳之分”,并且“虚损健脾勿忘脾阴”,强调理脾阴在虚损疾病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吴氏理脾阴以平补为贵,善用扁豆、山药、莲子肉等“忠厚和平”之品,所谓“虽曰理脾,其实健胃;虽曰补阴,其实扶阳”,关键在于“中土安和,天地位育”,则虚损易愈^[13]。根据外损疾病的特点,吴氏提出“解托”“补托”二法,创制了专治“外损”方剂13首。感受外邪后因素体正气不足而不能疏散者,当用“解托”之法,以和解托邪为主,有柴陈解托汤、和中解托汤、清里解托汤等6首方剂,解托之间总以培护元气为主,“元气一旺,轻轻和解,外邪必渐渐托出,不争而自退矣”,其善用温补培元之法可见一斑。素体正气不足感受时邪而不能祛邪外出者,宜用“补托”之法,以扶正托邪为主,有益营内托散、助卫内托散、双补内托散等7首方剂,“回护元气”,使得“补者自补,托者自托,散者自散”。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思想不仅运用在内伤疾病中,并且运用到外损疾病中,在重视下元阳气同时也注意顾护脾胃阴液。自此,固本培元派日臻完善。

继吴氏“外损致虚说”之后,清代中后期,汪绂作为一代儒林大家,朴学代表人物,博学多才,著述等身,虽不是专职医家,但著有《医林纂要探源》,引经据典,治学严谨,提出了“补必兼泻说”。早在《内经》时代,先贤医家就对五脏苦欲和五味补泻的原理颇有研究,汪氏认为每一味药都具有补这一脏而泻另一脏,或泻这一脏而补另一脏的作用,不存在纯

补纯泻的药物,“补此即以泻彼,泻此即以补彼也”。因此立法制方必须注意补必兼泻的调剂之义。疾病病情多不是单一存在,且易于传变,病情多是虚实夹杂,徒以补法,或虚不受补,或导致邪势鸱张,但若在大队补益药物中加入少许泻实药物,往往有利于补药发挥作用,达到较好的临床疗效。至此,固本培元派正式形成一个完整的流派体系。

综合而言,固本培元派的壮大和徽派朴学的鼎盛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在地域上同根同底,在时间上相辅相成。正是一群既擅长考据又富有思想、既注重朴学又注重哲学的大学者,求信求真、求“十分之见”的朴学精神感染了一群求知问道的新安医家,这些医家们善于归纳整理,长于科学推断,对经典进行深入研读,并且结合其他文献综合研究,旁通互证,使得固本培元学说的内涵更加丰富,固本培元派更加科学、完备,进而影响了一大批新安医家乃至各地医家。

3 徽派朴学的淡出,固本培元派的继承

徽派朴学在清末逐渐衰弱,作为考据学而言,后期越显繁琐僵硬,“繁弥千言,始晓一形一声之故”,后继学者只注重文字语言现象的微观观察,把音训考辨作为学问归宿的取向,缺乏一种宏大的理论眼光,学术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眼光狭隘,思想闭塞,排挤了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14]。再加上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更多的有识之士将眼光投向社会,迫切要求改变脱离社会现实而昧于时务的学风,极力提倡经世致用的思路,以挽救社会危机。

作为徽州地区庞大的医家群体,固本培元医家声望高、社会影响大,仍有许多医家不断加入这一阵营。以新安医学王氏内科流派为主要代表,《王仲奇医案》中黄芪使用频率之高是其用药特色之一,王乐甸先生善用附子振中阳治疗外感热病,擅以“术附合以银翘”扶脾胃阳气救治麻疹逆证^[1]。王键先生临证善于运用潞党参、炙黄芪、甘枸杞等扶助元阴元阳治疗各种内科杂症。历代医家虽然对固本培元学说有不同见解,但是一直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对其进行修订和诠释。

徽派朴学渐渐衰亡,其影响越来越小,此时期对固本培元派的影响不大。新中国成立后,在经世致用理念的引导下,固本培元派医家对秦汉以来医籍整理考证,提出各种新的认识,并通过自己的临床诊疗积极践行这些理论。此时期,固本培元派著书立说仍以整理经典著作为基础,以自己临证经验为指

导,对固本培元学说进一步补充完善,固本培元派一直在继承中薪火相传。

4 结语

徽派朴学和固本培元派都起源于古徽州地区,徽派朴学贯穿着固本培元派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固本培元派受到了徽派朴学的深刻影响。徽派朴学从兴起到鼎盛的时间,与固本培元派的“营卫一气说”“命门动气说”“元阴元阳说”“外损致虚说”“补必兼泻说”具有高度一致性,固本培元派正是在医学古籍的充分考证、注释中,并加以临床实践下,不断地完善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在发展中继承,在继承中继续发掘其内涵,这些都与徽派朴学求是求真的理念休戚相关。新安医学固本培元学说正是为扭转时弊,纠正世医滥用苦寒、攻伐正气的现象而提出的,这与徽派朴学经世致用的目的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 [1] 王键,黄辉,蒋怀周.新安固本培元派[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8):2341-2349.
Wang J, Huang H, Jiang HZ. Consolidating vital base and supplementing primordial Qi of Xin'an medicine school [J].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2013, 28(8): 2341-2349.
- [2] 高思华,王键.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
Gao SH, Wang J. Basic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1: 1.
-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61-165.
Liang QC. An academic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 Dynasty [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4: 161-165.
- [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Liang QC.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M]. Beijing: Oriental Press, 1996.
- [5] 黄明州.明朝晚期结社、党争和政局的三角关系[J].考试周刊,2013(47):41-42.
Huang MZ.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among association, party struggle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J]. Examination Weekly, 2013(47): 41-42.
- [6] 牛淑平,黄德宽,杨应芹.《素问》校诂派学术研究内容——皖派朴学家《素问》校诂研究(二)[J].中医文献杂志,2005,23(1):6-8.
Niu SP, Huang DK, Yang YQ. Study on school of explanation of ancient books: school of explanation of *Suwen* in Anhui (2) [J].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Literature, 2005, 23(1): 6-8.
- [7] 阳春林.乾嘉汉学对清代中医学发展的影响[D].长沙:湖南中医药大学,2009.
Yang CL. Effect of Qian-Jia sinolog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Qing Dynasty [D]. Changsha: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2009.
- [8] 潘云,王键,汪机.“营卫一气说”的内涵浅析[J].环球中医药,2016,9(1):86-89.
Pan Y, Wang J.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Wang Ji's thought of integrative whole of nourish qi and defense qi [J]. Glob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16, 9(1): 86-89.
- [9] 张玉才,王乐甸,孙一奎.“生命在于气之恒动”医学思想初探[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83,2(3):23-27.
Zhang YC, Wang LT. A preliminary study of Sun Yikui's medical thought of "Life lies in the constant movement of qi" [J].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1983, 2(3): 23-27.
- [10] 王键,黄辉,蒋宏杰.新安医学十大学说(上)[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6):1787-1794.
Wang J, Huang H, Jiang HJ. Ten Xin'an medical theories (Part 1) [J].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2013, 28(6): 1787-1794.
- [11] 汪良发.徽州文化十二讲[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216-218.
Wang LF. 12 lectures about culture in Huizhou [M]. Hefei: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ublishing House, 2008: 216-218.
- [12] 牛淑平.倡导言必有据的朴学精神[N].中国中医药报,2008-04-23(4).
Niu SP. Advocating the spirit of down-to-earth of speaking with evidence [N]. China New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2008-04-23(4).
- [13] 王键,黄辉,蒋怀周.新安医家治法创新[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10):2980-2987.
Wang J, Huang H, Jiang HZ. Xin'an doctors' innovative therapies [J]. China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Pharmacy, 2013, 28(10): 2980-2987.
- [14] 《安徽文化史》编委会.安徽文化史(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821.
The editorial board of *History of Anhui Culture*. History of Anhui Culture (the last part) [M].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1821.

(收稿日期:2018-03-02)